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问题】

# 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使命： 用思想引领中国发展

徐晓风<sup>1</sup>，张艳涛<sup>2</sup>

(1. 哈尔滨师范大学 政法经管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2.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学术、学说和学养与当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学术与方法、学术思想与时代精神、学术发展与社会命运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关注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中国社会发展命运的改变世界的哲学。为此，中国学者应努力钻研，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哲学理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2009)03-0140-05

##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er's mission: using idea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XU Xiao-feng<sup>1</sup>, ZHANG Yan-tao<sup>2</sup>

(The political law and economic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Philosoph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a theory, Marxist philosophy is related t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estiny. Marxism unites academic with method, the academic thought with the spirit of the era,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social destiny. Marxism after spread into China gradually become the philosophy that changes the world,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Chinese survival condition and changes the Chinese society development destiny. Our philosophic scholars should diligently study, and create philosophic theory which belongs to ourselves.

**Key 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academy; thinking; destiny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首先是作为一种革命的学说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革命的学说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从而极大地改写了世界历史；作为一种学术文化推动力量，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作为一种学养，深深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问题在中国不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一个牵头抓总的大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性与学术性、学术性与现实性、学术与政治的争论始终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我们无意介入此种争论，只想就以下三个问题初步展开论述，以期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能有所助益。

一、回到马克思主义学术本身——“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

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舶来品，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学说和学养来到中国却真正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不可否认，哲学与政治具有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都具有其特殊规定性和相对独立性。要处理好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和功能。“哲学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上的科学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

[收稿日期] 2009-03-09

性，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sup>[1]</sup>“哲学作为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是必然要同政治发生联系的，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生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现实问题既可以做政治分析，也可以做学术思考。”<sup>[2](p.69)</sup>“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不应是口号。无论是过去哲学与政治“贴”得太近，还是现在一些人刻意追求的“学术性”与“学院化”，都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特质，看似离现实最远，但对现实的观照却最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上不是一种媚世趋时的学说。很多人埋怨哲学太抽象，太脱离实际。笔者以为，哲学不必去解决具体问题，但这并不表明哲学是远离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要关心的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给人们的是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眼光和思路。因为政治要想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理性的“头脑”，更需要理性的“心脏”。可见，“哲学与政治之间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既为哲学的发展所必需，也更为政治的发展所必要。如果缺乏这种必要的张力，必然导致政治对哲学权力的僭越，泯灭哲学的本性和功能，同时也使政治自身丧失自我理解 and 自我批判的能力。”“哲学对于政治来说在理性和德性两个根本的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像人不能缺少头脑与心脏。缺少理性的政治是无头脑的政治，而缺少德性的政治则是无良心的政治，是比缺少理性的政治还要糟糕的政治。”<sup>[1]</sup>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曾一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而忽视其开放性，而片面强调阶级性的理论后果之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当成了纯粹的政治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当成了政治观点，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跟着政治跑，为政治作注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迷失自我并丧失自己的真正地位，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丧失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尤为严重的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律性品格的同时，把它同自身基本价值取向对立起来。目前，学术界面临的信仰危机，同样暴露出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也从来不是靠“学术”撑起来。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对多数学者来说还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学者把自己的学术见解被社会认可作为成功最重要标志。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说缺乏独立人格，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sup>[3](p.3)</sup>这些议论不无道理。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能否用开创性的观念寻找并发现新思路、发展新理念，则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力。现代学者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肯把自己的识见解带出教室，不仅使学生在学校中受益，更在社会上发表“一家之言”，使每一个人受益。这些“一家之言”大都代表新的理想与境界，虽然有些失之于陈腐或天真，但经过讨论辩难，有些思想却变成了执政者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参考。因为“学术与政治的交流、结合以及相辅相成”<sup>[4](p.5)</sup>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缩影。以“人学”为例。新时期我国人学研究，在走过了“人道主义”到“人的现代化”再到“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发展历程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沿两条路径继续“上下求索”：一是在理论层面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建构人学理论体系，就人学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继续展开深入探索，并走出书斋，眼睛向“下”，以学育人，对民众现实生活进行关注，以对人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带动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影响力不断增强，已成为“显学”；二是在实践层面上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进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关系展开探索，脑袋向“上”，以学资政，对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这无疑是学术研究的一条合理路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研究西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有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实结合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显而易见，深刻的思想和高深学问是不分家的。“我们切不可助长这样一种倾向：用所谓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来贬低和否定现实斗争中发生并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味地追求语言的个性化和思维的特异性，这就无异于要把马克思变成完全脱离实际而仅供少数哲学精英在书斋里作学院式探讨的纯学术偶像。”<sup>[5](序言)</sup>其实学术与思想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一方面，思想是学术的灵魂；另一方面，学术是思想的载体。实际上，没有哪一种学术不是同时在表达着一种思想。“学术成果不能是内心冲动的结果，必须从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sup>[9](p.285)</sup>事实上，学术品格是学术生态造成的，这种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氛围，更是一种导向和机制。如果学者缺少了“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硬功夫，那么学术成果常常失之于肤浅。我们非常赞同邓晓芒教授的呼唤一

“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他认为，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发展的空间的过于狭窄，而在于中国学人的思想本身过于狭窄，这是非常深刻的。真正立得住的思想总是在与前人和同代人的艰苦辩难和反复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基于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价值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与张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现实关系和特定存在状态在思想上的反射和回响，必定通过思想传递时代的声音。

## 二、开辟当代中国学术繁荣之路——“用思想传递时代的声音”

一般而言，在哲学上“如何研究”比“研究什么”更有意义。因此，在现实中的学术性与学术中的现实性中寻求平衡与张力无疑是困难的。这首先就需要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学术思考源于时代的呼唤，是对现实的理论回应。学术乃天下公器，因此，学术研究必须在公度性与自洽性之间保持平衡，既要言之有理，更应持之有固。学术研究的合理诉求应是以理论的形式把握、影响进而塑造时代，以思想的方式面对学术和现实。“新世纪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力图回归到学术层面，走出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封闭困境。”<sup>[7](序言)</sup>应该承认，在体系哲学的束缚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严重简单化、教条化和政治化。于是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被单一化。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至少有如下功能：批判与反思、概括与总结、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提供思维方法、提供前导理念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在表征、反映时代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本质和精神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它是立足现实、开创未来的思想源泉，因而一切从实际出发，“面向问题本身”和“用事实说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生命力之所在。把握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指导我们的实践和生活，这只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深刻洞察当代社会实践所呈现的矛盾，干预和影响现实世界的实际进程，回答马克思理论在当代面临的挑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唯此，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为避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尴尬局面，一些学者力图走出意识形态“困境”而回归

学术和学院研究。这对过去的哲学一味跟着意识形态跑的反叛，强调回归学术并对基础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是相当必要的，也是需要强调的。然而，当社会现实、国家及广大民众需要哲学提供核心理念、心灵引导的时候，却放弃现实对哲学的诉求，就是放弃哲学的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种种缺陷，我国哲学界开始反叛与超越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其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种基本路径：以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和凸显学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本解读”；以加强对话、交流和融通为主要特征的“比较研究”；以凸显思想与现实良性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实践解读”；以思想性和超越性为主要特征的“基础研究”。这四种研究彼此竞相争鸣，共同构成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图景。

在这幅新图景中，回归文本、回归学术的学院化倾向值得关注。面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文本解读热潮，我们应高度且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创新价值甚至其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主张，既要解读好马克思的文本这本书，也要解读好当代中国现实、当代中国实践和当代中国问题这本书。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在本性上不是把哲学研究学院化，搞纯粹书斋里的学问，也不是纠缠于纯粹的哲学概念的游戏，而是以哲学的方式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以易于明白的语言影响民众。我们不能一方面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另一方面却不关注现实，一方面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另一方面却在搞纯粹的概念游戏。今天，人们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上存在四种顾虑：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认为哲学不解决现实问题，不必研究；感觉研究现实困难重重，不去研究。实际上，“哲学是培养眼光的，是训练理论思维的，是提升时代精神的，是生产思想和理念的，是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所以，哲学工作者不能仅仅在书斋里自食其果了（当然，纯学术研究也是必要的），哲学工作者的责任在于以哲学的方式走进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生活，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sup>[2](p.69)</sup>这要求我们树立科学而健康的学术观。马克思则倡导这样的学术观：“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者注）已经深入到政治

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其实，任何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思想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研究现实并不是无度的注解给定的东西，而是对现实要具有“问题意识”，研究现实并不是专注于现存，而是去深刻把握现实的本质与规律，研究现实就是要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过程，而不是将现实意识形态化。面对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也正如陈先达教授所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要注重“哲学的问题”，也要注重“问题的哲学”。

综上所述，马克思强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实践、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实践的“课题”、时代的“问题”和人民的“难题”升华为理论的哲学。学术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和解决了时代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学者也因此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时下，随着政治上的思想解放，学术思想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精神，学术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一时期，学者将大有可为。

### 三、面向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理论——“让学术造就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思想中的时代”应体现在，从对现时代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本大书的解读入手，准确捕捉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中国问题”，然后运用“哲学方法”进行研究，提炼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核心理念”，引领中国现实社会健康发展。为此，中国学者应该树立起“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吾侪所学关乎天命”的使命感。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学者，不但要有面向传统的继承力，还要有面向当下的批判力，更要有面向未来的创新力。高清海先生晚年提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无疑是深刻的。因为他洞察到中国人主要还是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用纯粹外国人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马克思把哲学理论当作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参与历史运动的革命的科学的，即理论的实践、实践的理论。”<sup>[8](p.25)</sup> 马克思对学术有独到见解。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

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sup>[9](p.197)</sup> 可见，与“学术性”对立的不是“现实性”、“政治性”，而是“非学术性”。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但同样是关注，在研究方式上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分野，学术性的关注是对现实的诠释、反思和引导理想起来进行的深邃思考，而不是流于对政策和流行观念的单纯辩护和庸俗图解。

遗憾的是，不知从何时起，哲学研究成了学术贵族们的窃窃私语，变成了私人语言，也成了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一种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倾向，对现实人的生活苦难不再担负责任。这样的哲学丧失了直面现实的能力和勇气，成为学术贵族自娱自乐的东西。由此也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尊严。我们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坚持哲学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进入同时代人的灵魂、成为人民精髓、为劳苦大众提供心灵引导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反映现实人的苦难，倾听人民群众呼声，总结人民群众经验，研究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只要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从民众的土壤中吸收养分，生枝育叶、开花结果。因为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现代中国有所作为，就必须中国化，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关注现实问题，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学术要尽量说“中国话”，应该面向读者而写作。为此，哲学家要努力探索哲学改变世界的特有方式，即要寻找由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真正确立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线，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中的观念变革。哲学要有所作为，才会有地位，而当代中国哲学家要有所作为，必须不唯书、不唯上而讲真话，必须反对人云亦云、老调重弹而讲新话，必须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就没有自我意识，就只能在他人的权威话语系统中建构虚幻从属的自我），必须走出纯学术圈，传播进步理念，关心公共事务，减少教室与社会的隔阂，缩短理论与

现实的距离(事实上,学院哲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哲学独立于生活的企图,与生活对立的企图)。学术的权威要靠学术自身的力量来树立,不能靠非学术的手段来达到。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方法要创新,注重从思维方式转变的角度来探索哲学研究新的方式方法,注重成果的思想性、创新性和学术含量。没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中国学人在广阔学术天地中的自由探索便步履维艰;没有原创性的学术理念,即使面对众多热点,中国学人也只能亦步亦趋,重复模仿。哲学研究方式应从注解论证走向注解论证与提供前导理念相结合,进言之,哲学不但是黑格尔所说的“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更应是马克思所说的黎明前报晓的“高卢雄鸡”。通常“哲学家会因他们自身的学术成功而使他们处于学术体制的支配地位,从而也会使他们局限于该学术体制的简单再生产。”<sup>[10](p.94)</sup>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指的是,从对现时代和当代中国实践这本书的解读入手,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根本问题,运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提炼出时代精神。这才是中国学人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有些先行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身体力行之。“我感到最值得自慰的是我所从事的研究与党和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sup>[11](自序)</sup> “理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只有达到凭借理性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能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sup>[12](p.76)</sup> “当今中国社会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的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也就是说,要创建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sup>[13]</sup> 这

(徐晓风: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张艳涛:厦门大学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冒洁生]

既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

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注重学以致用的传统,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学问。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要研究“死”的马克思,也要研究“活”的马克思;不仅要批判世界,也要批判自己;不仅要关心人民疾苦,“为民立命”,也要关注时代,“为时立言”;不仅要适应世俗化,也要凸显思想性;不仅要学会“独白”,更要学会“对话”。学者是知识的冒险者,他们在各自领域探究知识,凝聚创意,建构典范,最终可以影响社会发展的轨迹,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 [参 考 文 献]

- [1] 侯才. 哲学与政治[N]. 学习时报, 2005-04-11.
- [2] 韩庆祥.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
- [3] 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4] 高希均. 构建一个干净社会[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 [5] 孙伯懿, 张一兵. 走进马克思[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6] 聂锦芳. 清理与超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7] 叶汝贤, 孙麾.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8] 高青海, 孙利天. 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A]. 叶汝贤, 孙麾. 马克思与我们同行[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11] 张奎良. 时代呼唤的哲学回响[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12] 高青海. 理论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A]. 高青海哲学文存[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13] 孙麾.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学术概述[J]. 哲学研究, 2005, (9).